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雋

謄録監生臣汪應鏊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九

南北朝

丁未宋泰始三年 魏皇興元年 春宋青冀州平

初壽陽既平宋主遣沈文秀之弟文炳以詔書喻文秀又遣將軍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將三千人與之偕行未至值張永等敗退先是崔道固亦遣明僧暠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至是文秀攻僧暠僧暠走保東萊明僧暠平原鬲人衆情恟懼欲且保鬱洲懷珍以不可

遂進至黔陬（漢縣隋省故城在今萊州府膠州）會文秀所置高密（注見前）平昌（晉郡今青州府安邱縣是）二郡太守棄城走唯長廣（注見前）太守劉桃根守不共城（注見前）懷珍遣百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宋主復以為青州刺史（時崔道固已先請降宋主亦復其位）

魏將軍慕容白曜（燕太祖皝之元孫）侵宋青州

魏遣將軍長孫陵（肥之子）等將兵赴青州慕容白曜以五萬騎為之繼援時宋申纂（坦從子為東平太守）守無鹽（注見前）

劉休賓字處幹懷珍族弟爲幽州刺史守梁鄒漢縣隋改鄒平今屬濟南府房崇吉東清河繹幕人爲并州刺史守升城宋東太原郡治齊省故城在今濟南府長清縣張讜清河人輔國將軍守團城今沂州府沂水縣是王整兖州刺史桓忻蘭陵太守等守肥城漢縣隋省元復置今屬泰安府麋溝垣苗二城俱在長清縣諸戍

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酈範字世則范陽人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偽退夜進攻之遂拔無鹽殺

纂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喻之不降即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麋溝垣苗二戍一旬中拔四城威震齊土升城不下白曜築長圍攻之三月乃克白曜欲盡坑之參軍韓麒麟昌黎人諫曰如此則自此以東諸城皆人自為守不可攻矣白曜乃止崇吉脫身走其母及申纂妻與魏濟州刺史盧度世有中表親然已疏遠及為魏所虜度世奉事甚恭贍給優厚已而崇吉及張讜

王整桓忻等俱降于魏魏遂收歷城徐道固出降劉休賓亦降　盧度世字子遷元之子

秋八月宋遣中領軍沈攸之擊彭城將軍蕭道成鎮淮陰

宋主復遣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清泗方涸固執以為不可宋主怒彊遣之而使行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

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據朐山遣使歸命道成以為朐山戍主垣榮祖亦自彭城奔朐山依于道成劉僧副以二千人避魏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

朐山注見前垣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護之弟子榮祖崇祖從父兄劉僧副懷珍族弟

魏人拒擊宋師走之遂取下邳

魏尉元表言彭城宋之要藩而宋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漢縣晉為郡後廢故城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此皆要地宜先平之會沈攸之將兵北出尉元遣兵拒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瘃墮膝行者還之以沮其氣宋主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不及攸之至濉清口濉水入泗之口魏人擊之攸之大敗退屯淮陰委棄資械以萬計先是攸之使王元

載字彥休元謨從弟守下邳宿豫淮陽諸城皆以將戍之及是攸之既敗尉元以書喻元載元載棄下邳走宿豫淮陽諸戍將亦皆棄城奔潰魏以辛紹先為下邳太守紹先不尚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辛紹先隴西狄道人

魏主始親政事

魏主李夫人中山安喜人惠之女生子宏即孝文帝馮太后自撫養之乃還政于魏主魏主始親國事勤于為事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污于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

者

冬十月宋以金贖義陽王昶于魏昶奔魏事見前

宋主遣使以金千兩贖義陽王昶于魏魏人不許使魏昶與宋主書為兄弟之儀宋主責其不稱臣不答魏主復使昶作書與宋主昶曰臣本或兄未經為臣若改前書是為二敬苟或不改彼所不納臣不敢奉詔乃止魏人愛重昶凡三尚公主

戊申宋泰始四年魏皇興二年

春正月魏侵宋宋豫州刺史劉勔擊却之斬其將闞于拔

魏侵宋武津宋縣齊廢故城在今汝寧府上蔡縣宋劉勔擊破之斬其

將于都公閼于技魏復冠義陽劭擊却之已而劭又敗魏兵于許昌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代魏取陳蔡之策宋主以其書示劭劭上言元友所陳率多誇誕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見元嘉以來傖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彊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軍退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宋主乃止

夏四月宋減民田租之半

魏以李惠為征南大將軍馮熙字晉昌朗之子為太傅

惠李夫人之父熙馮太后之兄也

宋沿晉世頹波動以閥閱相高已失明敬之義甚至雜用寒門排斥賢進愛昵擅權是又救火抱薪愈燃愈下而已

冬十月癸酉朔日食

十二月宋以阮佃夫為游擊將軍

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用名流為之太祖始用寒士世祖猶雜用士庶而巢戴尚之法興遂用事及是宋主盡用左右細人佃夫及中書舍人王道隆吳興烏程人散騎侍郎楊運長宣城懷安人並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納貨賂作威福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

文秀始降宋既請降抑醜類受下大夫之職乃以持節坐齋去衣不拜魏稱不屈實蘇武臧洪之罪人豈可以欺世

己酉宋泰始五年魏皇興三年春正月魏拔宋青州執其刺史沈文秀

先是魏長孫陵攻沈文秀于東陽文秀請降魏兵入城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蟣蝨無離叛之志至是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也遂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為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

肴之待為下客給惡衣疏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于是青冀之地盡入于魏矣

二月魏以慕容白曜為青州刺史都督青齊東徐魏得宋冀州改曰齊州又置東徐州三州諸軍事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已而魏主以白曜前附乙渾追以為憾誅之

魏立三等輸租法除其雜調

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州用兵山東之民疲于賦役魏主命因民貧富分為三等輸租之法等

立郡以徙降民當撫綏而安定之乃設僧祇佛圖諸戶名目既用滋弊復耗民力非招徠新附之道

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罷之民稍贍給時魏徙青齊民于平城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寺灑掃並許之于是僧祇寺戶徧于州鎮矣 桑乾魏郡隋廢為鎮在今大同府山陰縣平齊廢郡在今大同府大同縣沙門統胡三省注猶今之僧錄

夏六月魏立子宏為太子

宋主殺其兄廬江王禕

宋明與禕同遺子孝戰爭正當引以為戒乃以狂勇慫謀僭位封名地相朝致禕忿懟獲罪匪惟不恕亦不仁矣

禕宋主兄而宋主輕之以廢帝謂之驢王因徙封廬江禕銜之會河東柳欣慰等謀反欲立禕禕與通謀事覺欣慰等伏誅禕降車騎將軍出鎮宣城遣兵防衛已而宋主令有司奏禕忿懟有怨言詔免官爵遣使逼令自殺

冬十月丁卯朔日食

十一月魏遣使如宋修好

自是信使歲通

十二月宋以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為揚州刺史

宋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與宋主素相友愛景和之世宋主賴其力以脫禍及泰始初四方兵起休仁親當矢石克成大功任總百揆親寄甚隆由是朝野輻湊宋主漸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揚州宋主以休範代之

庚戌（宋泰始六年 魏皇興四年）春正月宋定南郊明堂歲祀

間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一祭明堂

夏六月宋以王景文為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景文王皇后之兄也宋主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皇后以扇障面宋主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為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為笑乎外舍之樂雅異于此宋主大怒遣后起景文聞之曰后在家劣弱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宋以南兖州刺史蕭道成為黃門侍郎尋遣鎮淮陰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道成姿表奇異龍顙鍾聲鱗文遍體宋主疑之徵為黃門侍郎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參軍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勸道成遣數十騎入

儒元文史自元嘉中始立四學已為不經至是更設總明觀領以祭酒事雖言風尚足興教化乎

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道成遷鎮淮陰道成先鎮淮陰後為南兗州鎮廣陵至是復還鎮淮陰

宋立總明觀

置祭酒一人儒元文史學士各十人

柔然侵魏魏主自將擊敗之

柔然侵魏魏主引羣臣議之僕射南平公目辰桓帝之後曰車駕親征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深入糧運不繼不久自退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給事中張

白澤衮之孫字鍾葵魏主賜名白澤曰蠢爾荒愚輕犯王畧若鑾輿親行必望塵奔散豈可坐而縱敵以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也魏主從之分道出擊柔然大敗乘勝逐北降斬數萬所獲不可勝計時魏百官不給祿少能以廉白自立者魏主詔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與者從坐有能糾告者即以所告之官授之白澤諫曰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之祿今皇朝貴臣服勤無報若使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臣恐姦人闚望忠臣懈節求事簡而民安不可得也請依律令舊法仍班祿以酬廉吏魏主乃罷新法

辛宋泰始七年魏高祖亥孝文帝宏延興元年春二月宋主殺其弟晉平王休

祐以巴陵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為南徐州刺史

宋主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晉平王休祐剛狠數忤旨宋主積不能平因其從出射雉陰遣壽寂之等拉殺之陽言落馬贈葬如禮民間訛言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貴相宋主因召為南徐州刺史休若將佐皆謂還朝必不免禍參軍京兆王敬先曰荆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以白宋主而誅之

夏五月宋主殺其弟建安王休仁

既與休仁相款
治且云諒其勲
誠何事計交切
之有徒以猜嫌
戕賊罔恤倫理
耳帝後流涕其

晉平王既誅休仁益不自安宋主亦病與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宋主晏駕後休仁秉政已不得專權彌贊成之於是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鋤兄弟子孫滅絶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謀反懼罪引決降為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宋主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款狎艱難之中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除

將誰欺

盡殺兄子及諸弟而欲邮一綫於孤立之幼子天理人心不可

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

宋以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左僕射

初宋主在藩與褚淵相善既即位深委仗之及寢疾淵守吳郡急召入見宋主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著黃羅耳黃羅者乳母服也因與淵謀誅休仁淵以為不可宋主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

秋七月宋主殺其弟巴陵王休若以桂陽王休範為江州刺史

間矣以致篡敗相尋雖深忌道成而不能去是為自戕本根者恫戒

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宋主以休若和厚能得物情恐其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乃以手書召之使赴七月七日宴及至賜死而以桂陽王休範刺江州休範素凡劣少知解不為諸兄齒遇宋主嘗指謂左右曰休範人材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及是宋主諸弟俱盡惟休範以凡劣不見忌得全

史臣曰太祖之于義康以呵訓之微行戚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幼主孤立神器傾移履霜堅冰其所由來遠矣

宋以蕭道成為散騎常侍

溺黃老浮屠之說而以大位委之沖齡卒致禍然亟廉禍不旋踵豈非自貽伊戚

八月魏主弘傳位于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

魏主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嘗有遺世之心以京兆王子推（景穆帝子）沈雅仁厚欲禪以位乃會公卿大議皆莫敢言任城王子雲（子推之弟）對曰陛下方隆太平臨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正大統太尉源賀尚書陸馛（俟之子）皆附子雲議魏主怒變色時太子宏生五年矣魏主以其幼故欲傳位子推中書令高允曰臣不敢

宏是時方五歲史稱前年吮癰當是三四歲事即悲泣對問亦非五歲兒所能辨不問可知其僞

多言願陛下上思宗廟付託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魏主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又曰陸馛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以為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璽綬傳位于太子宏（宏有至性前年魏主病癰親吮之及是悲泣不自勝魏主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慼內切于心）宏即位（為孝文帝）羣臣奏曰漢高祖稱皇帝而尊其父為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也今皇帝幼沖萬幾大政陛下猶宜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從之（上皇徙居北苑崇光宮采椽不斵土階而已又建鹿野浮圖于苑中與禪僧居之　鹿野浮圖胡三省注尸迦國波

羅宗城東北有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故名今魏倣此而建浮圖也

冬十月宋人侵魏魏擊却之

宋主命北琅邪蘭陵太守垣崇祖琅邪蘭陵已沒于魏崇祖遥領二郡未有其地也經畧淮北崇祖自郁洲將數百人入魏境七百里據蒙山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北禹貢蒙羽其藝即此魏人擊之崇祖引還

宋作湘宫寺

宋主以故第為湘宫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

罷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字士恭餘姚人）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亦賣也）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皆失色宋主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宋主好圍棊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對奕抗每假借之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宋主不悟好之愈篤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宋主雖怒甚以其舊臣每優容之）

壬子（宋泰豫元年魏延興二年）春正月宋蠻酋桓誕以沔北降魏

宋大陽（胡三省注宋置大陽城于蘄陽西北蘄陽今黃州府蘄州是）蠻酋桓誕據

沔北八萬餘落降魏自云桓元之子魏以為東荆州刺史使起部郎通典晉宋有起部工部也取虞書百工起哉為義韋珍字靈智京兆人與誕安集新附區處皆得其所珍至桐栢窮淮源舊有祠蠻俗恒以人祭之珍乃曉告令自今悉以酒脯代牽蠻從約淮源自胎簪山伏流數十里湧出三泉因後為井名曰淮井在桐栢縣西

二月宋殺其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

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表辭位宋主不許及是宋主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景文必為宰相或有異

圖遣使齎手敕并藥賜死敕至景文正與客碁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乃作墨啓致謝飲藥而卒先是宋主惡屯騎校尉壽寂之勇健因事殺之既又以豫州都督吳喜多計數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召入賜死至是王景文死宋主又夢有人告曰豫章太守劉愔反既寤遣人就郡殺之

夏四月宋主彧殂太子昱立是為後廢帝

宋主疾篤以桂陽王休範為司空褚淵為護軍將軍劉勔為右僕射與尚書令袁粲荆州刺史蔡興宗郢

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淵素與蕭道成善薦之詔以為右衛將軍共掌機事宋主遂殂諡曰明皇帝廟號太宗葬高寧陵太宗末年益猜虐好鬼神多忌諱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迴避者數千百品有犯必戮改騧字為馬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忤旨往往刳斷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百官斷祿而奢費過度每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佞用事貨賂公行民不堪命太子昱即位時方十歲袁粲等秉政承奢侈之後務崇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等用事不能禁也

宋以安成王準即順帝為揚州刺史

準寶桂陽王休範之子太宗以為第三子

秋七月宋以沈攸之都督荆襄八州軍事

宋荆州刺史蔡興宗被徵還都右將軍王道隆以其彊直不欲使居上流改為中書監而以沈攸之代之興宗固辭不拜道隆每詣興宗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去興宗竟不呼坐未幾興宗卒攸之自以材畧過人陰蓄異志擇郢州士馬器仗精者多以自隨到官以討蠻為名大發兵力招聚才勇重賦斂以繕甲器舊應供臺者皆割留之舉措專恣

有無相通小民自為計則可宜能以令甲繩之至守令兼攝郡

不復承用符敕朝廷疑而憚之攸之為政刻暴或鞭撻士大夫然吏事精明人不敢欺盜賊屏息夜戶不閉

冬十月宋以劉秉字彥節長沙王道憐之孫為左僕射

秉和弱無幹能以宗室清令故袁粲引之時沈佃夫為給事中欲用其所親為郡袁粲等不從佃夫稱敕施行衆不敢執

癸丑年宋主昱元徽元年魏延興三年春正月魏詔守令勸農事除盜賊

魏詔守令勸課農事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兩牛通借無者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

邑雖有長才亦難勝任愉快從便俗吏逆其欺罔耳比來從條令三長送蒼首病孤老同一術尚虛名無裨實用

禄能静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為郡守郡守二郡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

二月魏以孔乘為崇聖大夫

乘孔子二十八代孫也

秋七月魏制河南六州賦法

户收絹一匹綿一斤租三十石

冬十月武都王楊僧嗣卒弟文度立降魏

初楊文德據葭蘆（城名蜀漢姜維置在今階州東南）為魏所破宋太

祖兄具官削爵土後太祖伐魏起文德為將軍使攝淅陽文德坎叛氏不克劉秀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葭蘆時故氏王楊保宗之子元和在宋保宗為魏所殺事具前世祖以其為楊氏正宗保宗故氏王元之子立之未幾元和棄國奔魏其從弟僧嗣立有功于宋時蕭惠開遣兵出梁州應尋陽僧嗣斷其道間使以聞太宗遂以為武都王至是僧嗣卒從弟文度自立遣使降魏已而文度襲陷魏仇池魏遣將軍皮歡喜破斬之以其弟文弘為武都王　皮歡喜豹子之子

十二月癸卯朔日食

玉亦如何肯服
心不好今其備
當一面然四路
非子有可知識

甲寅（宋元徽二年　魏延興四年）夏五月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攻建康右衛將軍蕭道成擊斬之

宋桂陽王休範謹澀無才不為物情所向自太宗晏駕嗣主年在幼沖休範自謂尊親無二應入為宰輔既不如志怨憤彌結典籤許公輿（新蔡人）為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由是遠近歸之收養勇力繕治器械朝廷知之陰為之備（會夏口闕鎮以其地在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乃以晉熙王燮為刺史而以王奐為長史行事燮方四歲恐其過尋陽為休範所留使自太洑徑去休範聞之大怒密

而欲假其名為上游倚重乎朝臣謀國若此直同兒戲

與公與謀襲建康晉熙王明帝第五子王奐字道明景文兄子太洪即太子洪在今黃州府黃梅縣南

至是休範遂舉兵反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主馳下告變朝廷惶駭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破賊必矣袁粲方以母喪去職聞難扶曳入殿由是內外戒嚴蕭道成出屯新亭張永出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道成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浦名在江寧縣西南休範捨舟步上自以大衆攻新亭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

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竟陵郡軍人）張敬兒（南陽冠軍人）謀詐降以取之乃白于道成出城放仗大呼稱降休範信之置于左右休範方飲醇酒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其首持還左右並散先是休範自新林分遣其將杜黑騾丁文豪等直趨朱雀門及是休範雖死黑騾等不知（休範之死也道成遣送首詣臺送者道遇南軍棄首于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為驗人莫之信休範將士亦莫之知）進至朱雀桁王道隆

帥羽林軍在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勔勔自石頭來赴戰死之勔欲撤朱雀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桁示弱邪勔不敢言遂戰死黑騾乘勝渡淮道隆走黑騾追殺之于是中外大震白下石頭之衆皆潰撫軍長史褚澄字彥道淵之弟開東府門納賊賊擁安成王準據東府稱休範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官省恇擾衆莫有鬭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許公輿詐稱休範在新亭士民惶惑詣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已

就戮屍在南崗下我乃蕭平南道成時加平南將軍諸軍諦視之刺皆已焚勿懼也即遣陳顯達南彭城人等將兵入衛袁粲慷慨告語諸將披甲上馬將驅之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騾文豪皆斬之餘黨悉平休範之反也沈攸之謂僚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顯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乃與徐郢湘雍同討尋陽我休範二子而還

六月宋以蕭道成為中領軍

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

魏罷門房之誅

前稱魏主好浮屠黃老有遺世之心傳位為上皇矣玆復稱勤於為治尤重刑獄矛盾若是安得為信史

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為惡殃及闔門朕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于是始罷門房之誅魏上皇勤于為治尤重刑獄大刑多令覆鞫或因繫積年羣臣頗以為言上皇曰滯獄仍非善治不猶愈于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為福堂朕特若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耳由是因繫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

秋七月柔然侵魏

柔然侵魏敦煌尉多侯擊破之尚書奏敦煌僻遠介居彊寇之間謂吐谷渾柔然恐不能自固請內徙涼州羣臣

集議僉以為然給事中韓秀字白武昌黎人獨執不可秀曰敦煌之置為日已久雖鄰彊寇而兵人素習尋常置戍足以自全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引寇內侵深為國患且捨遠就近遂防有闕是啓戎心二虜交構互相往來關右荒擾邊役煩興不可不慮于是遂從秀議

冬十一月宋主冠

初宋主在東宮時喜怒乖節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摧之及即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自以李道兒之子故每微行

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店或晝卧道旁排突厮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

乙卯宋元徽三年魏延興五年春三月宋以張敬兒都督雍梁二州軍事

敬兒請為雍州蕭道成以具人位俱輕不許敬兒曰沈攸之在荊州欲何所作不出敬兒制之恐非公之利也道成乃以敬兒鎮襄陽攸之恐敬兒襲己陰為之備敬兒既至奉事攸

之甚至改之以為誠然敬兒由是得其事迹皆密白道成

丙辰宋元徽四年魏承明元年夏六月魏太后馮氏弑其主宏復稱制

魏馮太后內行不正怨于上皇初尚書李敷之弟奕得幸于太后敷故與尚書李訢相善訢出為相州刺史受納貨賂為人所告敷隱蔽之上皇聞之檻車徵訢考驗當死時敷兄弟將見疏斥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敷等陰事可免訢意不欲其壻裴攸勸之訢乃與范㰚列敷兄弟事狀三十餘條有司以聞上皇大怒誅敷兄弟訢得減死未幾復為尚書太后以此怨上皇李敷字景文順之子李訢字元城范陽人至是密行鴆毒上皇遂殂謚曰獻文皇帝廟號顯祖葬金陵太后大赦改元復臨朝稱制以馮熙為太師中

史於魏末宋之事洎后有美辭焉不知后之於魏無論其行醜穢實弑君之賊也宋當有不共戴天之仇顧乃順志承歡史亦是為至孝刺謬甚矣

書監熙於外戚固辭乃除洛州刺史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被服儉素膳修減于故事什七八而猜忍多權數魏主宏性至孝能承顏順志事無大小皆仰成焉太后所幸宦者高平王琚略陽符承祖等皆依勢用事官至僕射爵為王公賞賜巨萬太卜令王叡得幸超遷尚書秘書令李沖雖以才進亦由私寵又外禮人望東陽王丕游明根等每褒賞叡輩輒以丕等參之自以失行畏人議己羣下語言稍涉疑忌輒殺之寵臣小過捶笞或至百餘尋復待之如初王叡字洛誠太原晉陽人李沖字思順寶之子東陽王丕烈帝之元孫

秋七月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宣簡王宏之子起兵京口不克而死

景素孝友清令好學禮士由是有美譽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唯景素為長宋主凶狂失德朝野咸屬意景素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陰欲除之會有人告景素欲反景素腹心多勸舉兵眾軍江淹獨諫之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楊阮將發兵東討蕭道成表檠以為不可景素亦遣世子詣闕自陳乃奪景素征北將軍而楊阮猜忌益甚景素亦謀為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將軍黄回羽林監垣祇祖皆陰與通謀至是祇祖率數

百人奔京口云京師已潰勸令速入景素信之即據京口起兵楊阮遣將軍黃回李安民（蘭陵人）等討之蕭道成知回有異志故使安民與之偕行回不得發遂拔京口禽景素斬之黨與皆伏誅

丁巳（宋元徽五年順帝準昇明元年魏太和元年）秋七月宋中領軍蕭道成弒其主昱而立安成王準（是為順帝）自為司空錄尚書事

宋主昱自京口既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從者並執鋋矛遇無免者民間擾懼門戶晝閉行人殆絕鍼椎鑿鋸不離左右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等謀

因其出執而廢之事覺被誅太后數訓戒昱昱欲鴆之未果嘗直入領軍府時盛暑蕭道成晝卧裸袒昱令起立畫腹為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補登反射垛也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骲箭骲蒲交反骨鏃箭也射之昱乃更以骲箭射中其臍投弓大笑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其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越都校尉王敬則潛自結于道成道成命敬則陰結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

伯等使伺機便至是昱乘露車與左右于臺岡在臺城東睹跳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仁壽殿熟寢玉夫萬年取千牛刀刎昱首奉伯袖之稱敕開門出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大呼事平道成戎服乘馬出敬則等從入殿中殿中驚怖及聞昱已死咸稱萬歲道成以太后令召諸大臣入議道成謂劉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答道成鬚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

領軍道成讓袁粲粲不敢當王敬則拔刃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刃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可之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下議迎立安成王劉秉出逢從弟韞問曰事當歸兄邪曰已讓領軍矣韞拊膺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遂以太后令數昱之罪惡追廢為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乃入即位年十一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出鎮

東府劉秉為尚書令袁粲鎮石頭秉始謂尚書政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粲閣手仰成矣粲性沖靜每有朝命常固辭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道成有不臣之心陰欲圖之即日就命

九月宋封楊玉夫等爵有差

冬十月魏殺其徐州刺史李訢

先是訢為尚書信用范摽訢弟璞諫曰摽輕德義而重勢利不早絶之必貽後悔不從訢與尚書趙黑有隙發其罪黑坐黜為門士黑恨之踰年黑復入領選

白馮太后稱訢專恣出為徐州㬋知太后怨訢訢告李敷事具前至是乃告訢謀外叛太后徵訢問狀引㬋證之訢曰汝受我恩何忍誣我㬋曰㬋受公恩何如公于李敷公忍之于敷㬋何為不忍于公訢嘆曰吾不用瑛言悔之何及㬋復于中搆成其罪訢遂見誅

十一月宋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討蕭道成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至是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甚不平其長子元琰

自建康至攸之謂曰吾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充生會太后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于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諸州鎮敬兒斬其使諸鎮亦懷兩端遣書道成以為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閤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朝廷聞之恟懼初道成使其世子賾即齊武帝行郢州事

以備攸之已徵賾為左衛將軍賾乃薦司馬柳世隆字彦緒元景從子自代賾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為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留攻郢城未必能猝拔君為其内我為其外必破之矣及攸之起兵賾行至潯陽衆欲倍道趨建康賾曰潯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留屯湓口内藩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左中郎將周山圖字季寂義興人復力言之賾乃奉晉熙王燮鎮湓口

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

袁粲劉秉密謀誅蕭道成會湘州刺史王蘊（字彥深王太后兄子）以母喪還至東府欲因道成出弔作難道成不出乃更與粲秉共圖之將帥黃回卜伯興（天興之子）等皆與通謀道成初聞沈攸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道成乃名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淵故憾粲（初淵遭憂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粲往譬說淵乃從及粲遭憂淵譬說懇至粲終不起淵由是恨之）乃謂道成曰西夏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時劉秉從弟韞為領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為直閤黃回等

淵素暱所道成且與梁有隙石頭之謀豈可使之與聞梁乃欲引為已用實是失策

諸將皆出屯新亭梁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于朝堂回等帥所領為應劉秉等共赴石頭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不可梁曰淵雖與彼善豈得大作同異乃告之淵即以告道成道成乃遣軍主蘇烈薛淵安都從子等助梁守石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為一家否道成曰所以遣卿正為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但努力無多言又以王敬則為直閤與伯興共總禁兵梁與秉等本期夜發秉恇擾不知所為晡後即束裝盡室奔石頭梁驚曰何事遽

來今敗矣丹陽丞王遜僧綽之子走告道成道成密遣人告王敬則使殺韞及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粲王蘊聞之謂粲已敗即散走道成遣軍主戴僧靜會稽永興人助烈等攻粲粲秉踰城走粲下城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進最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秉父子亦為亂兵所害黃回以事泄遂不敢發王

緼逃匿捕得見殺黄回後為南兖州刺史道成慮其終為禍亂殺之

宋以楊運長為宣城太守

運長出守宣城于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運長後為蕭道成所殺

史臣曰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寶祚夙傾實由于此矣

宋蕭道成假黄鉞出頓新亭

戊午宋昇明二年魏太和二年春正月宋沈攸之軍潰走死

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欲以偏師守之而自帥大衆東下會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之攸之大怒遂悉銳攻城世隆隨宜拒應屢破之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及城久不拔逃者稍多司馬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世隆納之攘兵燒營而去攸之之軍遂大潰先是張敬兒既斬攸之使者即勒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殺其子及孫至是攸之收散卒將還江陵聞敬兒已據城士卒皆散乃

縊而死張敬兒之襲江陵也金陵邊榮為攸之留府司馬城潰見執敬兒曰邊公何為同人作賊榮曰沈荆州舉義匡社稷不可謂賊身本不求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歡笑而去榮客泰山程邕之抱持榮顧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問仁恩之贅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死耳豈肯與君同日而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乃先殺邕之而後及榮軍士皆為垂涕攸之軍潰時諸將皆走功曹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為也乃投水死臧寅字士若燾之曾孫

宋蕭道成自為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

建康解嚴蕭道成還鎮東府加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以其子賾為江州刺史賾字宣儼道成第二子為

中領軍褚淵為中書監司空吏部郎王儉神彩淵曠好學博聞有宰相之志道成以為長史待遇隆密事皆委之道成以大明以來公私奢侈奏罷御府省尚方彫飾器玩又奏禁民間華偽雜物凡十七條

秋九月乙巳朔日食

宋蕭道成自為太傅揚州牧加殊禮

道成欲傾宋室夜召長史謝朏字敬沖莊之子屏人與語久之朏無言時二小兒捉燭道成疑朏難之乃取燭遣

兒出胐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他日王儉知其旨請間說之儉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彩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盼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也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又謂公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儉即倡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道成所親任遐字景遠樂安博昌人曰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奈何遐曰彥回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

傳領揚州牧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冬十二月魏太后殺其青州刺史南郡王李惠

馮太后忌李惠惠為李夫人之父誣以南叛殺之并其妻子

太后以猜嫌所夷滅者十餘家而惠所歷皆有善政

魏人尤寃惜之

宋定音樂

尚書王僧虔僧綽之弟奏朝廷以宮縣合和鞞拂鞞舞拂舞之曲也宋書樂志鞞舞漢代施于宴享舊曲有五篇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亦陳于殿庭歌詩五篇節

數雖會處乖雅體又今之清商一曰清樂絲竹相和之曲實由銅爵銅爵臺也魏武建臺自作樂府被之管絃置清商令掌之郭茂倩曰晉室播遷舊樂亡散苻堅滅涼得之傳于後秦宋武定關中遂入江南中庸和雅莫近于斯而情變聽移亡者將半民間競造新聲煩淫無極宜令有司悉加補綴從之

己未元元年魏太和三年是歲宋亡齊代宋昇明三年齊太祖高帝蕭道成建春正月宋以謝朏為侍中

蕭道成以朏有重名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與

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晉文王
石苞自揚州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見石苞傳方之馮異馮異勸光武即尊位事具前非知幾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終身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以朏為侍中更以王儉為長史

三月癸卯朔日食

宋蕭道成自為相國封齊公加九錫以十郡為齊國官爵禮儀並做朝廷道成初議封梁公員外郎崔祖

愚欲曰讖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

宋蕭道成以王儉為齊尚書右僕射

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故事　何曾傅咸熙初拜司徒時武帝方襲王位以曾為晉丞相　求為齊官道成不許以王儉為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　儉時年二十八

夏四月宋蕭道成自進爵為齊王遂稱皇帝　是為齊太祖高帝

廢其主準為汝陰王徙之丹陽殺宋奉朝請裴顗　宋自高祖至順帝凡八主合五十九年

道成進爵為王增封十郡令宋主下詔禪位宋主不肯臨軒匿于佛蓋下王敬則勒兵入迎太后懼自率閹人索得之敬則啓譬令出宋主收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遷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宋主又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敬則為輔國將軍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中書舍人屬宣傳詔旨云解璽綬授

王琨不能引義定名以致頻見與逆齊生無所宜得托年壽術咽雖復嗚咽歔欷誰其憐之

齊王胐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胐稱疾胐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琨華從父弟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齊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奉宋主為汝陰王築丹陽宮置兵守衛之奉朝請河東裴顗上表數齊主過惡掛冠徑去齊主怒殺之太子賾請殺謝胐齊主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

齊以褚淵為司徒辭不受

淵從父弟炤字彥宣素非淵所為淵詣齊宮勸進時炤謂淵子賁字蔚先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拜司徒賀者滿座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倡至此門戶不幸遂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受

齊主令羣臣言事

皆宋及齊並以其事相爭如出一轍所謂天道好還也宋之亡同以經齊之得豈合道此不過一時飾偽求名之談俱可失笑

齊主問為政于參軍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齊主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于是復命羣臣各言得失

淮南宣城太守劉善明請除宋大明泰始以來苛政以崇簡易給事黃門郎崔祖思言人不學不知道此悖逆禍亂所由生宜開文武二學令限外官各從所樂依方習業會稽太守聞喜公子良以臺使所在競作威福公私勞擾宜悉停止員外散騎郎劉思效言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徵賦有加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水草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

劉善明懷珍族弟聞喜公子良字雲英太子賾第二

子齊主皆加褒賞或付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

魏罷候官太祖置事具前

魏詔候官千數罪重受賄不列輕罪吹毛發舉宜悉罷之更置謹直數百人使防邏街衢執喧鬬者而已自此吏民始安其業

齊諸淵王儉等進爵有差

賞佐命之功也處士何點字子晳尚之之孫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其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

恤國家淵儉毋皆宋公主故黜云然

五月齊主蕭道成弑汝陰王滅其族

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為亂者奔入殺王以疾聞齊主賞之遂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劉澄之遵考之子與褚淵善淵為之固請故遵考之族得免

齊立世子賾為太子諸子皆封王

冬十月魏遣梁郡王嘉太武帝之孫奉丹陽王劉昶伐齊

先是齊主謂垣崇祖曰我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

昶為辭侵犯邊鄙壽陽當敵衝非卿無以制乃以崇祖為豫州刺史至是魏遣梁郡王嘉督兵奉昶伐齊許昶以克復舊業世胙江南稱藩于魏已而魏師攻齊壽陽不克魏步騎號二十萬攻壽陽垣崇祖于壽陽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得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屍矣魏人果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決水下堰魏人馬溺死千數遂退又攻朐山齊擊敗之

魏使高允議定律令

允先以老疾告歸尋以安車徵至平城拜中書監詔乘車入殿朝賀不拜復命允議定律令允時年九十餘而據律評刑志識無損先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六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備几杖問以政事

契丹東胡種其先軒比能為魏所殺衆遂微保潢水之南黄龍之北至後魏時自號曰契丹入附于魏劉友益曰契丹始見此

契丹莫賀弗勿干帥部落萬餘口入附于魏居白狼水東水經注白狼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流逕龍城西南又東南至遼東入于遼水　考白狼水即今之老河源出喀喇沁之明安山由故大寧城東逕古柳城黃龍之北與潢河合潢河即遼水之西一源古所稱饒樂水也

庚申齊建元二年魏太和四年春二月齊檢定民籍

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訛謬至是詔黃門郎虞玩之字茂瑤餘姚人等更加檢定玩之上表以為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字伯祚亮族兄年出七十猶自手書籍躬

加隱校隱審校覈也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民令長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更立明科一聽首式又反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若有虛昧州縣同科從之

齊以蕭鸞即明帝為郢州刺史

西昌侯鸞齊主兄道生字孝伯之次子也早孤齊主養之恩過諸子

秋九月甲午朔日食

冬十月齊以何戢字惠景偃之子為吏部尚書

蟬冕不宜過多固慎重名器意然出自祐淵特惟戢與之相得故為曲說以抑之小人肺肝如見可鄙可恥

齊太子詹事何戢領選齊主以戢資重欲加侍中褚淵曰聖旨每以蟬冕（漢以後侍中中常侍冠加黃金璫附蟬為飾插以貂侍中插左中常侍插右）不宜過多臣與儉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令僕與列曹尚書為八座）遂有三貂帖以驍遊（驍騎將軍遊擊將軍）足矣乃加戢驍騎將軍

十一月齊制病囚診治之法

丹陽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謂囚或有病宜汗每上湯殺之）名為救疾實行冤暴愚謂囚病宜先刺郡

關白于郡也求職司與醫對診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治從之

魏封王叡為中山王

叡寵于馮太后進爵為王置王官二十二人皆當時名士明年叡卒贈謚立廟大士作誄者百餘人及葬自稱姻舊縗絰哭送者千餘人

辛齊建元三年酉魏太和五年春正月齊敗魏師于甬城即角城魏書水經注作角隋書作甬故城在今淮安府清和縣西南

魏侵齊淮陽晉郡唐省故城在今清和縣東南圍軍主成買于甬城

齊遣將軍李安民周盤龍北蘭陵人等救之買力戰而死盤龍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陳深入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或言奉叔已没盤龍馳馬奮稍直突魏陳所向披靡奉叔已出復入求盤龍父子兩騎縈擾魏數萬之衆莫敢當者遂敗退李安民等復追破之又敗之于淮陽

夏五月鄧至羌入貢于魏

鄧至者白水注見前羌也因地名自稱鄧至今階州文縣西徼外

有鄧至山下有鄧至城元和志鄧艾所至故名羌遂以為號也國于宕昌注見前之南

秋七月己未朔日食

齊遣使如魏

齊使參軍車僧朗于魏魏主問曰齊輔宋日淺何故遽登大位對曰虞夏登庸身陟元后魏晉匡輔貽厥子孫時宜不同耳先是宋遣使如魏因齊受禪遂留至是魏主宴羣臣坐僧朗于宋使下僧朗不肯就席宋使遂與忿詈劉昶陰使人刺殺僧朗魏人厚送其喪并歸宋使

九月魏以薛虎子代人為徐州刺史

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常思歸江南齊主多遣間諜誘之于是徐兗之民所在蠭起聚保五固城名在兗州府滕縣薛河南今謂之烟城推司馬朗之為主魏遣尉元薛虎子討之遂克五固斬朗之朗之等先請援于齊齊主遣李安民以兵迎之安民赴救遲留五固遂陷東南諸州悉平尉元徵還虎子為徐州刺史虎子表請屯田表曰國家欲取江東必先須積穀彭城今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疋用度無準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餘萬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溉灌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于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五

總之後敎帛俱溢非直戍卒豊飽亦有吞敵之勢矣魏主從之虎子為政有惠愛兵民懷之會沛郡下邳太守以贓汚為虎子所案告虎子與江南通魏主曰虎子必不然推案果虛二人皆賜死

壬戌齊建元四年魏太和六年春正月齊以張緒字思曼岱兄子為國子祭酒晉武帝置後因之置學生二百人

齊主道成殂太子賾立是為武帝

奠鼎之晚，為天地所不容，即能恭儉，所謂小善不掩大罪，而乃肆言夸誕，益足鄙矣

齊主有疾，召褚淵、王儉受遺詔輔太子，遂殂。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葬武進泰安陵。太子即位。太祖深沉有大量，性清儉，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導，曰：留此正長病源。命碎之。嘗言：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令黃金與土同價。玉導，南史作玉介導，冠簪也。

夏六月，齊主立子長懋字雲喬為太子。

秋，齊南康公褚淵死。

初，齊主在東宮，嘗宴朝臣，右衛率沈文季與淵語相失，文季怒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以見宋明

帝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劉祥字顯徵穆之之孫及晁死世子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蓁字茂緒屏居墓下終身

魏以李崇字繼長文成元皇后兄子為荆州魏置荆州于上洛領上洛上庸等郡刺史

魏以荆州巴氐擾亂以李崇為刺史發兵送之崇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

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崇後徙兖州刺史兖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閒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由是盜無不獲其後諸州皆效之

冬十一月魏主始親祀七廟

命有司具儀法依古制備牲牢器服及樂章自是四時常祀皆親之

癸亥元年齊世祖武帝賾永明魏太和七年

春齊復郡縣官田秩還代以小滿為限

親民之官果人與地習增秩賜金未嘗不收久任之效尚其俞非關節正當易之以牧百姓一以三年小滿為限非膠柱而何

詔以邊境寧宴治民之官普復田秩（宋元嘉末以軍興郡縣丞尉並斷俸祿至是復之）先是宋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為斷謂之小滿遷秩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至是乃詔自今一以小滿為限

夏四月齊殺其尚書垣崇祖散騎常侍荀伯玉

齊主之為太子也自以年長與太祖同創大業朝事率皆專斷所信任左右張景真驕侈僭擬內外莫敢言司空諮議荀伯玉素為太祖所親厚密以啟聞太

祖怒命檢校東宮宣敕詰責收景真殺之齊主憂懼稱疾月餘太祖怒不解王敬則叩頭啓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執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之因宣旨裝束太祖不得已至東宮召諸王宴盡醉乃還伯玉由是愈見親信而齊主深怨之豫州刺史垣崇祖亦不親附太子其破魏兵還太祖召與密謀齊主疑之及即位遷崇祖五兵尚書伯玉散騎常侍加意撫慰至是誣崇祖招結江北荒人（猶言荒野之人南朝以楚人為傖荒）

泗北為荒中欲與伯玉作亂皆收殺之

五月齊殺其車騎將軍張敬兒

垣崇祖死敬兒内自疑會有人告敬兒貨易蠻中齊主疑其有異志時華林園設齋南史作八關齋受釋氏戒也朝臣皆預于坐收敬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遂殺之敬兒好信夢初為南陽守妻尚氏夢一手熱為雍州夢一胛熱為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厭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齊主聞而惡之故見誅敬兒女為征北諮議謝超宗子婦超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將何計安民具啓之齊主數惡超宗輕慢收付廷尉賜死超宗

靈運之孫也

秋七月齊以王僧虔為特進光祿大夫

初齊主以侍中王僧虔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行登三事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司也吾實懼焉累年不拜至是齊主許之加特進

初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為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嘆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為長者位至三公已而皆如其言

冬十月熒惑逆行入太微

齊有司請禳之齊主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已求治思隆惠政災若在我禳之奚益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甲子齊永明二年魏太和八年春正月齊以竟陵王子良為司徒

子良少有清尚傾意賓客居鷄籠山開西邸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范雲字彦龍南鄉舞陰人蕭琛字彦瑜惠開從子任昉字彦昇瑕兄王融字元長僧達孫蕭衍字叔達齊太祖族子胡三省曰蕭衍事始此謝

朓字元暉述孫沈約字休文璞之子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柳惲字文暢世隆子王僧孺字僧孺雅曾孫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范縝字子真雲從兄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亦預焉子良篤好釋氏名致名僧講論佛法於邸閣營齋造經唄新聲或親為賦食行水世以為失宰相體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子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縝又著滅神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神之于形猶利之于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子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患

范雲觀穫之對自是恒語耳至以蕭衍西邸為交竟致攘據簒逆晚節有慚則平日所為切直者特欺世盜名耳

不至中書郎而啟乖剌為此甚可惜也縝笑曰使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蕭衍好籌畧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後子良啓以范雲為郡齊主曰聞其恒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雲動相規諫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齊主太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賓客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為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狥一朝之宴逸 東田在上元縣東

夏六月齊以茹法亮 吳興武康人 為中書舍人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户以法亮及呂文顯 臨海人 等為之權傾朝廷餉遺歲數百萬法亮語

人曰何須求外禄此一戶中年辦百萬後天文有變

王儉極言文顯等專權徇私所致齊主不能改

秋魏始班禄

魏舊制戶調帛二疋絮二觔絲二觔穀二十斛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調各隨土所出至是始班俸禄戶增調帛三疋穀二斛九斗以給之調外亦增二疋舊律枉法十疋義贓謂私情餉遺雖非乞取亦計所受論贓二十疋罪死至是禄行之後義贓一疋枉

法無多少皆死秦益州刺史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以外戚貴顯首以贓敗賜死餘守宰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蹐賕賂殆絕然吏民犯他罪者魏主悉寛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鎮亦簡久之淮南王佗（道武帝孫陽平王熙子）奏請依舊斷祿太后詔羣臣議中書監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言饑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無濫貪者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詔從之（閭又

表請依秦漢故事于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地開門造城置兵捍守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兵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答之（六鎮武川撫冥懷朔懷荒柔元禦夷杜佑曰並在馬邑雲中界）

冬十月齊以長沙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為中書監

初太祖臨終以晃屬齊主使處輦下近藩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誡之舊制諸王在都惟得置捉刀（執刀以衛左右者）四十人晃

自南徐州刺史罷還私載數百人仗齋主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叩頭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齋主垂泣而罷然終不被親寵武陵王宣昭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拌齋主笑曰肉汙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踈骨肉齋主不悅

十一月齋以始興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為益州刺史

益州大度獠大度即今大渡河也古曰沫水出四川茂州徼外經雅州寧遠至嘉定府入江獠竹絞反西南夷別種恃險驕恣刺史陳顯達遣使責其租賧吐濫反夷人以財贖罪曰賧獠殺其使顯達夜襲斬之益州自晉

氏以來俱用名將為刺史至是齊主以鑑為之徵顯達為中護軍時劫帥夷帥也韓武方聚黨為暴郡縣不能禁鑑至武方出降長史請殺之鑑曰殺之無以勸善乃啓請宥之于是蠻夷為寇者望風降附鑑在州喜文學器服如素士蜀人悅之鑑之至蜀也或云顯達不肯就徵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居二日顯達移家出城矣顯達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凌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麈尾蠅拂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乙丑齊永明三年魏太和九年春正月魏禁讖緯巫卜

詔曰圖讖之興出于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今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嚴禁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

齊復立國學

先是齊以國恤罷國子學（在建元四年）至是復立之釋奠先師用上公禮

三月魏主封諸弟為王

太后置學館選師傅以教諸王始平王勰（字彥和）最賢

敏而好學魏主尤愛之後徙封為彭城王

夏五月齊以王儉領國子祭酒

初宋太祖置總明觀以集學士齊主以國學既立乃省之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于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儒道文史之書分為甲乙丙丁四部）充之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于儒者撰次朝儀國典晉宋故事無不諳憶當朝理事斷決如流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十一日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巨員反武冠也）在庭劍衛令史儀

謝安矜情損物已無實際散髻斜簪持較開恭折屐又一蠟不如一蠟已

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多慕效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意以自比

秋七月魏以梁彌承為宕昌王

初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為吐谷渾所逼奔仇池魏仇池將穆亮代人羆之弟以彌承為衆所附擊走吐谷渾立之而還後齊亦以彌承為河涼二州刺史

冬十月魏詔均田

初魏民多蔭附附于豪強之家以求蔭庇蔭附者無官役而豪強

奪彼與此，既啟爭端，受田還官，徒滋擾累，因時立制，井田且不可復，況均田哉

徵斂倍于公賦。給事中李安世（趙郡平棘人，孝伯兄子）上言：「歲饑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占，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十月，詔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不種樹之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良人成丁者），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不易之地歲歲可種，一易之地兩歲一種，再易之地三歲一種）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

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

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為

世業終身不還恒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

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給公田

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丙寅齊永明四年魏太和十年春正月朔魏主朝會始服衮冕

齊討富陽即漢富春縣晉改名今屬浙江杭州府賊唐㝢之平之

初齊太祖命虞玩之等檢定黄籍編户之丈以黄表之事見前齊

主即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收括嚴切又以外監呂文度（會稽山陰人）言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民多逃亡避罪富陽民唐寓之因以邪術倡亂衆至三萬稱帝于錢塘攻陷東陽（注見前）殺太守齊發禁兵擊斬之進平諸郡（時禁兵乘勢縱掠軍還軍主陳天福坐棄市天福齊主寵將也既伏誅内外皆肅）遣使慰勞遣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後永明九年詔免前却籍戍邊者）

武都王楊後起卒種人集始立

集始文弘之子也先是文弘既卒齊以其從子後起難當之孫為武都王後起亦受命于魏及是後起卒集始為白水楊氏所置郡太守齊授以父爵如故後集始朝魏魏以為南秦州刺史武興王今陝西漢中府畧陽縣本晉武興戍後為楊氏所據自號武興國

魏置三長定民戶籍

魏無鄰黨之法惟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為一戶內秘書令李沖請定民籍畧曰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鄰長五

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擇鄉人彊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二石大率十疋為公調二疋為調外費三疋為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八十一子不從役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三長迭養食之詔百官議中書令鄭羲字幼鄰榮陽開封人等以為不可沖力持之遂從其議民始皆愁若豪彊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十餘倍上下安之

夏四月魏制五等公服胡三省注公服朝廷之服五等朱紫緋綠青也

已復給尚書五等爵以上朱衣玉佩大小組綬

秋九月魏作明堂辟雍改中書學為國子學

魏分置州郡

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州在河南十三州在河北